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攜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王氏家藏文集

書

王廷相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留都条贊

頓首大守備賴公呂公李公三執事。邇者承華劄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已見。欲僕同心

協處留務，即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激感激。但來諭即事備責，舉過相規，未免以一隅之心，斷入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人以自直者，敢因諭陳解，用白鄙心。伏惟加聽，幸幸。來諭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內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為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是之時，　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片語乖而雷霆擊，一呵怒而水霜寒。凡在內外諸公，皆當其事者，比隣失火。

南都所重在內守備公之強直不撓如此

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恭賛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葢時勢不得不然耳然亦舍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正人君子常不失已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言之當時有司一聞乘輿南巡備預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充奸將之饋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橐槖銀兩數千龍床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副而錦綺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汙濫貪饕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恭賛如閉目罔覩塞耳無聞何哉今

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貪，有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興利除害之心，畧無少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柱少和音，此誠有之，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略有說焉。嘗覩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惮尾，恐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奸，惟欲祿位之保，致將 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使貪婪之徒，日長月滋，積習莫救。

嗟乎食君之祿擔君之爵圖報在何而媮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藎律之天淵懸絶矣故僕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祛即毅然勇往志决必行雖大舜之鷄鳴而起周公之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以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死句責令上冥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故事可考）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

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薑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閒。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若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都占用直軍二百四員名。常川在逃。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賣放。謂不違背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辦。揆之事理。尤爲不通。該局

池戶果戶。進貢品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徽寧池太等府。有種姜竹木之解納。已多羨餘。何假備辦。況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

內官錢物名實不相當故難銷筭

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辯矣謂非貪人假名巧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令納錢幫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

聞之於　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贓賄、安得不叅此非刻意於其人也、伏惟亮之亮之、來論又謂昔年內守備、與叅贊司馬、凡有干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嘗聞旣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政以來、凡百典舉、內守備並無所預、雖嘗差人請宼、未嘗一字肯信、所與所革、盡在一已之見、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諸執事謙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多矣、悍然不顧、

偏執一已之見以撓衆議之公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況處　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信者乎或者於事體有傷於軍民有害當此　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敢因循苟且以負任使故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心之同者議不期同而自同矣使夫人也一欲祛弊一欲掩弊一欲革奸一欲保奸一欲除惡一欲護惡心既不同議必齟齬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分覿面之間有九疑之隔

矣。安望其擬議之同乎。

與開封趙二守書　田地免科

廷相頓首二守趙公閣下。余嘗讀周禮見先王之取於民者，雖荼蒡果蓏蜃蚌蠃蚳之細靡不上供天府計於民者。若無所遺矣。及其山林川澤丘陵海斥之利。則皆與民共之而不私。是分田制產。任土作貢之外。猶有曠蕩不征之區以弛其利於民矣。先王之待民者。何其仁哉。竊以敝邑之田。不登稅籍殆什之四五。永樂以來皆奉　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王曠蕩

不征之區。以弛其利於民者乎。小民仰荷無疆之澤。殆與太平寧國歸義之鄉。鳳陽臨淮根本之地同一生成矣。獨非幸乎哉。何以言之。敝邑在國初之時。其民田與周府三護衛屯田相雜而居。及後護衛調去。田雖空閑。民不敢耕。黄河當時。亦泛濫衝決適臨敝邑。戶部量田。亦不及收入圖籍。及後河日南徙。與護衛遺田。皆蘆葦菅茅。一望無際。虎狼爲窟。盜刼爲巢時而上司憂之。乃白于　朝廷。以故永樂年間。有許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之旨至今載在官府。藏之民

家。可稽而知也。彼時儀封之民無多。其力不能多墾。故陳留祥符杞縣之民。來占耕之。至今三縣之民。居儀封者約三之一不下也。但民生貧富無常。不得不轉相易賣。其弊書皆曰無種白地。以是故耳轉賣轉耕。已百有餘年矣。未聞有告爲納糧地者。近年以來。民生日繁。情僞日滋。始有以詐欺其上而赴訴者矣。但賢人君子。來自他方。便驟聞而駭之。謂有田有租。古今通議。豈有無糧之田。不稅之民乎。遂信爲彼縣之田而判之。然轉相告辯。終歸明實。竟不能行焉。何

也。事勢之不可變、政體之不可擾也。何謂事勢之不可變。民間糧冊。其田地皆有坐落處所。此縣之田。必不為彼縣輸稅。斯版籍有定。非可便宜從事也。許民開耕之旨。雖戶部及見行事例每引以為言。今之有司。顧不得不遵之也。必欲有田有租。使其納稅。須得撫按奏聞。該部議處而後可。此等舉措。干繫重大。民情又賢人君子。惟以藏富於民為急。不忍屑屑令民超科。終以此而止。故曰事勢之不可變。何謂政體之不可擾。君子之為政也。務襲常而重變革。非有大利

之典大害之除以作民福必不肯以已安靜之政而反涉於擾攘驚駭之塗也如此田地民不輸稅久矣一變而代之稅則平日之賣田者舉引領跂足而相效誰不赴訴哉蓋小民之心惟利是趨既開其端斯蜩興蜂起不可止矣賣田者既皆效其欺則買田者必欲直其情更相辯詰煩瀆上司始而或被其欺終而復歸之正反覆相尋而聽者日益厭苦矣故曰政體之不可擾或又曰買田者必富賣田者必其貧困不振者也奪富而益其貧何所不可嗟乎是大不然

矣。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至公無私。民各得其分願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此也。蓋貧富有定分。貢賦有定制。凡以立法行政。使各得其分願。斯善矣。憎而損之。愛而益之。不可也。若不論其定分而惟以貧富計之。是以私意爲愛憎。舍法制而爲予奪矣。豈先王無忿無惡廓然大公之政哉。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救荒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

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
菑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
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
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
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
旣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服
昔人謂賑䘏不如免科誠爲確論
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
免賦稅。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
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

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勸民出粟以義利誘之則可若按法勒索則粟愈不出而貧富俱損矣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販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豊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

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飢饉。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溢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

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旣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具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請敎、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卽今三月將屆、田野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牛具種子之給、未

流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

與胡靜菴論土魯番書　區處土魯番

廷相頓首靜菴先生、土魯番無印信番文、來見悔罪之實、議者誠是也、雖然、此非所難者、彼得通貢、則印信文書、轉首可得矣、余謂囘夷狡詐反覆、縱有眞正番文、反異而作歹、亦其所有者、此亦何足憑據爲哉、（取具正番文者非以制番之實在此也欲取以當廷議彼日反覆可以詰責故也）其後興復哈密、此非所易言者、請以今之時勢難易緩急爲執事陳之、夫哈密乃中國西鄙藩幹、誠不可

羣而不省者。今據哈密國勢人力。果能與土魯番相拒乎。不然。雖得金印。雖還城池。終為彼之廝役耳。夫欲大衆興復。必得甘肅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齊桓之救邢復衛可也。今中國之力能然乎。縱有兵馬芻餉。足以一舉而恢復之。嘉峪關至哈密舊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歸。彼兵即至。哈密殘困孱弱之族。能與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後能料也。諺語云扶得竹竿。難扶井索。豈非此之謂乎。哈密之興復。恐不能如祖宗時矣。此外惟有許其通貢。挾彼還印。求哈密一

酋長立之以存其國不至潰滅一策耳然亦羈縻絡籠少存中國制夷之體求其眞能爲我翰蔽固不可得矣其曰求諸夷之雄傑立之爲哈密之主余嘗考之矣祖宗之時關外設立七衛以捍蔽西戎今百餘年來漸以凋滅無復生聚阿端一衛不知所往矣曲先則南入烏思藏矣亦斤安定罕東或數百爲族數十爲落皆內附肅州境土如野鳥懼物爲害依人居止衰敗凋殘厭厭游游止存氣息夫安望其振厲惟罕東左衛少壯可戰者僅有一二千人卽今亦來內

附。而瓜沙空虛矣。其近西羈縻諸夷大略無復可望。如此不知土番臨近。如天方撒馬兒罕諸國。何由可以間諜而使之破滅土番耶。此非僕淺近者所能計也。其牙木蘭來降。據其當日番文之詞。不滿與其弟滿剌天哥等六人入關耳。其云男婦老小約有五六千人者。帖木哥土巴之族屬。今牙木蘭六人。甘肅守臣已處之深入內地。彼土番雖欲求與通語而不可得。況能有別謀乎。縱有之六人之力何為哉。據彼之來降也。誠為速壇滿速兒之逼。非有他故。觀土巴帖

木哥與之同來。其情狀可以類見。番文云速壇滿速兒王子。把牙木蘭坐的羊阿沙城別饋了。頭目坐了。把牙木蘭的家當都抄了。觀此。則牙木蘭無復西趨之意可知。肘腋之變。我亦非所憂矣。但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又弃沙州。當令守臣早行計處。促使之歸可也。不然。則瓜沙又虛。土番遣人竊據耕牧其地。一則可以為入寇之資。一則可以為開拓之計。其肅愈益多事。而不可支矣。或帖木哥等族類內地處之。積習成俗。終宴安於所託。遂絕念於本州。瓜沙終於不

守。是自撤藩籬。借冠勢而資盜圖矣。又烏乎可哉、

與胡靜菴論芒部改流華土書　　復芒部土官

頓首靜菴先生、芒部改流華土、當時四川二司從事者皆不欲爲之、獨程洸詭言流官可設、當事者被其欺蒙而信之、至今川貴兵禍未已、僕平賊之後、具奏乞本部再議、務求有益地方久遠之計。意以復土官舊貫爲第一義也。本部以　朝廷政令已定、仍復設流、今撫按合詞具奏、皆以復土爲善、此實得事體之宜也、僕聞之諺語云、遏流不如塞源。今以兵加芒部

是遏其流者也。苟不自其作亂所由然者治之，則兵愈加而愈不靖。如不塞其源泉，而欲求末流之止息，又豈可得也哉。僕以爲流官不可設者有三，請爲執事陳之。隴壽、隴政兄弟爭官爭印，非叛逆之大惡也。芒部既平，當求隴氏之後而立之，以爲部族之主，義也。而當事者乃置流官以主之，此何異於兄弟告爭家產，不倖俱斃於獄，而官司遂以入官乎。堂堂 天朝，舍禮義之當，而爭小夷微眇之利，其於 朝廷正大恢闊之體，不幾於有損乎。其不可者一也。芒部烏

蒙烏撒東川等府。卽古之西南諸夷。我　太祖平定
川蜀之後。不盡以為郡縣。卽官其酋長以主族類。是
蓋聖人知內之為重。而不輕於事外。羈縻駕馭。經久
遠略。無過於此。今之議者。必曰改置流官。不免於與
聖祖之見有乖乎。使土官不為我所統屬。而設流卽
（如此折論事体明也）
為我之臣子。如唐之維州。宋之靈州。我棄之彼卽有
之。設流改土有益于國宜也。今芒部百餘年來。為我
輸租稅矣。為我應站驛矣。為我來朝貢矣不流固為
我之服屬。流亦為我之服屬。當事者何苦於擾擾設

流。以啟兵端而困我之地方。疲我之人民耶。聖人廓
然太公。物來順應之見。恐不如此。其不可者二也。夫
設流官。必建城池。有城池必須軍守。有軍守必須糧
食。此事勢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以芒部言之。自納溪
南入七百餘里方至其境。中間永寧赤水畢節等衛
皆隸貴州。必須空運重慶叙瀘腹裏之糧。而後克濟。
以七百里之程。轉輸糧斛。以克軍餉。不惟勞擾百姓。
而軍士亦恒有飢色矣。既非拓土開疆之功。實爲勞
民費財之舉。弃着緊之倉儲。而區區從事於無益于

圖之夷。智者深慮遠計。應不如此。所謂務虛名而實受患者此也。其不可者三也。執事曰芒部先年、亦曾具奏欲設立長官司、以統攝夷民矣、今改土設流、以代理其府事、亦非主事者生事端矣、何不可之有、嗟乎、此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也、僕嘗稽之矣、弘治十六年時、芒部知府隴慰、奏稱成化三年大霸九姓落角利等處征剿苗蠻有功、蒙統兵陳尚書吳總兵將落角利地方四圍五百餘里、并各漏殄殘苗俱裂附芒部管轄、至今三十七年、近因各寨苗蠻兒男漸

長數多生事爲患出沒擄掠又猓玀人等爭種田土動輒聚衆互相讐殺積年不絕芒部相去落角利動經五六日程途往復月餘自落角利裂附以來復生五十二寨夷蠻兇頑兼係久反之地本府窎遠鈐制不及誠恐一時生變急難撫馭欲比照大霸事體添設長官司衙門授以正副長官分管前項地方仍屬芒部府管轄蒙本部題准行四川巡撫衙門勘得設立長官司不便停止訖由此觀之蓋以白水三江五十二寨等苗蠻相去芒部窎遠實難管轄隴慰乞要

設立長官司以鈐束之仍隸本府是將邊境之民立約束而統之以克拓廣大本府之疆土耳豈彼芒部之所不願者乎今改流官則削奪其祖宗之官職分四長官司則割裂其祖宗之土地較之烏蒙烏撒東川三府長守其官永保其地迥然不侔矣彼雖夷猓其天性之愛惡與吾人何殊視烏蒙等府如彼而我乃如此寧無怨忿由此言之當事者必欲改流革土是豈芒部之所願者乎前日欲設長官者欲利其府也今日之設流官者實禍其府也二者情實相悖本

非一事所謂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如此也或曰隴壽死其子隴勝非眞阿濟白壽宗枝踈遠皆不可據而立之改流不得已也嗟乎此以中國之法待夷狄也可乎哉夫南夷之俗其夫未娶而沒土人迎其妻而共立之曰鬼妻亦可以統束其人民裁主其法令而國人無非議者今隴勝雖幼土人皆以爲隴壽之遺而願事之其與未娶之鬼妻所爭多矣而何不可立之有況漢唐以來中國之待遠夷每每推其酋長爲衆所順服者立之亦未嘗必求其族屬之正而

後援之也蓋以夷治夷羈縻之道當如是耳又何必論其枝派親疎如吾中國之法也哉今川貴有事於苗部兵已三至矣定而復亂順而復逆者何哉其大義不過欲復其土官耳若不及時早定其論使彼洞達朝廷之實意而猶含糊行彼復撤則譎詐之夷鬪而復起其禍之在川貴者猶未已也

議

呈盛都憲公撫蜀七事 米三欽

靖番 蜀番

夫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用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氐。茂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鷙，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

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雖無辜然之受日積月累則其患不可測）矣古謂蠻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臨高擂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需求酒食逼（此皆名輕而患重）取人事謂之和蕃又有債負年例人命疽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

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斑彪之議叛羌也，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斑彪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鈔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

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
考之洪武六年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為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為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柰何任匪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為梗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

馬物故亦過半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云可不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强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詣凡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此不能侵奪違者以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

此撫輯番人之方

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旣有備。以兵則强。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狂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氷至。其是之謂與。

制夷　蜀夷

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巂即邛都。黎州即筰都。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置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管轄。故往往為邊邑之患。邇者葛魁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勦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扇惑夷族復焚封筠高等縣。至今未滅。吁此不足深憂者也何也。連年無功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

流刼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邪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逼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遏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用是以勦則討日可克以撫則有威可挾又何患於無功

兩者以利合急則必離故諒其無能爲

乎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漾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漾等蕞爾小夷夫無

久亂之理若能示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之搖尾追於求生也䌸鷹之附人若於飢困也阿黒阿漾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爲乎故曰不足深憂者此也但經久之圖則在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覩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隨復刼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斷不能盡撫不足憑當有以處之耳 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長夷人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

實難鈐束。乞勑兵部計議，行四川巡撫鎮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而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既定，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其疏之大略如此。夫文安公長寧人也，所見必眞矣，若能舉而行之，則足以爲中國之捍蔽，而川蜀南鄙之民庶幾無虞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

嚴茶　蜀茶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五穀饔飧。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則不以爲急。布帛帷帳。非不麗也。御穹廬氈裘者。則不以爲重。茶之爲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

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榷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

私販之行也此予謂私矣利歸已私茶之行乃使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中國馭番之謀無所復施則是其患大乎私販也也。夫茶可以利　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據復。而使之輸青稞以復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賓利也。彼來貢之。

我以是賞之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者

此也。

上廵撫陳公治盜議　治曠盜

嘗觀民之爲盜，有侵漁迫於外，飢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爲之者，良以上無美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

爲治者不務乎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邀而群聚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剿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兇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寒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討以激其反側而與其擾擾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恍上以立名可以致捕者因之爲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所當慮者在此）夫郡縣之吏皆觀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使一賊

之尅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及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仗劍率衆四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虐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日為之殊可以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寔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為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固不得緣之為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偽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撿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

以使捕者因之為奸。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真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為盜之實。妄拏而捕者。無可據之贓。挾讐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況鷹鸇狠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祗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狴如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

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連蔓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況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兇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踪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

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爲之惟塡巨石於洞口雜以小石補罅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雷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比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爲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

此是塞實正本之言

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爲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爲保保有長十保爲

此保甲之法除盜安民之要策也施于此等處所更

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而生可疑

有迹者

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爲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爲奸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

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

之爲盜，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鋤耰者勿問。於是賣劒買牛，賣刀買犢，而爲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閒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爲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竊以爲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鋋之利，民賴以衛家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盜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今之不善，無過於此。況

蓋廷又已議之矣而猶爲此論歟

以禁之者眞不學可笑之人也

民之爲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畜有兵器之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爲。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爲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爲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挾弓弩便。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爲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

法禁是損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刼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若如此嚴令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宜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宋徵輿轅文 參閱

鄭少谷集

疏 鄭善夫

諫東巡事宜疏 諫止東巡

臣聞芻蕘艸野、皆得獻於君、臣待罪禮官、奉法無狀、時爲禮部郎官竊迹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亦無地、近奉 明旨、有

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太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艸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衆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祀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而不敢發者。憮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背欽。近不見劉瑾乎。瑾固　陛下狎暱之臣也。　陛下託以心膂。委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爲藎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

此亦人所難言

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

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　陛下誰保以無虞也　陛下獨不聞英廟之事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　陛下遠命宗廟以祀太山誠以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歷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　陛下（歷代有封禪以崇之謀今之進香亦此意也而不合典制又甚矣）誠欲　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

乎。今　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　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機冒重險、以事于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于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倘重傷心、更何以徹禍於社

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然不可不察也。
陛下連歲北巡。而為 陛下謀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 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于獨用其意也。臣愚以 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熨可及也。及在腠理。針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醫。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

非但大怪也。然必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　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　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　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任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

孝宗聖德爲我朝列聖之冠以此

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黜佞幸。絕游畋。

進說足以感動聖心

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

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 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 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 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 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 陛下陳之也。臣本艸茅。久無仕進之志。痛惟

先帝覩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弃、抱此悃誠、欠欲獻之　陛下、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效誠惜　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

奏改曆元事宜　改造曆法

奏爲歲差事、照得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正周濂等奏驗交食以改曆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監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參究、仰于官生內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究新法、彼此參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

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與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

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為精密矣。只今漸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朞。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經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朓朒。只在一畫

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墻虛大月入墻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葢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

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時耗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無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較歲限取數人。又止于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

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南京兵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開州判官余珊南京國子監生蔡于穀杭州處士孫一元此數人者聰明靜深頗明理數之學而精于九章之法者乞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査軒事例於本職上超陞職銜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使觀秘書與周濂等講究

叅驗數年，然後責成其効，於改造曆法，庶克有濟，

書

寄上林見素中丞公　　闖兵鼓噪

近來時事益不可言，　聖駕此度北征，京師人心，十倍皇悚，盜賊僞稱行幸者克斥。州縣城隍，守禦廢弛無餘，倘一旦難作，爲將奈何，楊石翁堅臥不起，搢紳諸公雖有謀國美意，此時權不在手，大家挨時日以

以殺身巡游以應見于是

竢運于天矣，近聞江淮之間，往往龍鬬殺人，漁陽各處六七月氷雹殺菽，雲中大將軍亂鳴，此是何等災

變陰盛之極勢必至于陽爭者矣可畏可畏　慈聖太后祔廟之夜駕出而雹冊封傳制之夜駕出而雨滿朝衣冠雨在流潦之中天垂象見吉凶古之達人當此時尚食祿煦煦爲哉今天下之憂大率在邊防且如吾閩之變才鈌數月之食而已今計邊備動乏數年而宮車在邊貲費百萬加以誅求無度上下離心外患再至恐有不恐言者矣閩中近事固是天意參之人事當路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且延平首禍其原實自萬同知萬君爲人立意偏陂全不識大體平

日作事動結軍士怨讟及其告之復不肯少借聲色月俸不足軍心未服即時激變必有不讓伊林之人結怨于平日而忽然猝作一以威詐臨之既結以怨復絕以威人心最易動者也是誰激之使變哉及既鼓譟為亂却又倉皇給錢穀守姑息隨其脅滿其欲而竟不能伸國法誅首惡以弭亂階此風既長更復何所畏忌哉繼是建寧邵武福州諸衛如相授受然樹將壇奪鎖鑰厲戈鋋掠財物迫長吏向曾與同志逆謀已料其必至此也今日論奏復欲守小信而不處首惡者以開是猶以帥皆伏火欲求頃刻未然恐燎原之勢又當不止今日

也吾聞自古避兵之地看來元元赤子詎安敢爲變耶今之論事者苦於狥目前而不揣其本而救時者大率顧近利而不慮其後安得而不至此哉明公望重道尊言出而人必信服似此類正當明示當路者謀而行之安息一方固吾輩仁民愛物本意使以剿害計之其陰德亦甚溥也萬毋以身處江湖自阻如何如何

答周方伯公儀　荊湖寇盜

此當言寧濠之事

禍變猝爾而成而廟謨數句尚紛然未定荊湖正當

上游虜出上策必先經略荆湖得荆湖則可坐瞰川陜而後北窺中原此誠可憂爲今計者即合擁衆扼蘄黄之口使不得逆流西指蘄黄不通勢必趨金陵大師扼其前四路兵乘其後我得其上禽之必矣今觀渠始事即行劫掠蓋不過狂悖縱恣自速滅亡矣聞其將皆賈豎乳臭之徒昔吳楚不得劇孟者知其必敗今天下事實賴諸君子收拾虜顧在成算中但恐我一失策州澤乘機而起良可深患也惟大君子留意留意

與吳德翼歐陽崇道論恤典事宜　劉賦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　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內久羅毒苦而曰自今與民更始所以收天下之心者何物財者民之心也曰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徵在官者准作下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爲率俱減五分伏玩恤典是三年之內赦民財賦者半也何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恤典正意也全免之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若不從作下年之數此項錢糧有不在不在民而中飽者矣）之數果免是彼稱者稱幸也恭以十五年民知有赦

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多寡。充入下年全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者徵其三分。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分之惠。方稱至意。適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徵與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欵。一置弗論。殊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下。其有逋負者。豈得已哉。顧議此欵。甚有斟酌。但曰已徵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之數。本指十六年也。又不

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即將順其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從厚。有此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有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況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爲計。三年之內。尚有五分之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據一項掣過餘盤。歲可八九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竊以全

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變乎。進貴之變其旨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論致亂之由。有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足致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三年無食。云何不變。況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而不探其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萬民之心也。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　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翊

贊將順共成雍熙之治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便使
朝廷失信于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憾如
孝廟時也僕自還山已分塡委溝壑何幸復睹　明
世有所見聞敢不爲知已者盡之

記

福淸縣復祥符陂記　水利

嘉靖元年春正月福淸縣復築祥符陂夏四月陂成
始與水利也閩八郡其四袵海民之半鹽魚以生福
淸土益鹵海益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積而蕃人故四

閩土狹而人衆故服賈于外地

人外給恒十之七八焉。宋祥符中、令郎簡相地可田者得五十頃而餘、相水可瀦者得三十里而餘。於是乎疏請截江而堤、廢民居百、浚達而渠之、引源于石湖之嶺、導而界江、瀦奔殺悍。東抵于旗、西臨于玉融、南循于五馬、北極于玉屏之麓。所誇遵義承福永東西文興凡五區、轉瘠卸鹵、田化而上。以始自祥符故曰祥符陂、蓋詛乎其浸也。洪武二十三年陂決文與潮殺稼、越正統七年、邑丞陸忠復之、正德十三年、陂決南臺大塅埧、潮復殺稼、民至是大敝、明年海虞陳

侯涖來又二年、下令于邑中曰、余爾牧也、忍視爾敝敝今與爾復而陂、以簿楊俊受稭畚、曰、而往監之、凡田頃出十夫、十頃出百夫、約畝受力、勝力宜勤、況以巨衡實以沙黃、由是荷鍤挾畚、四人雲至、晝日齊工、乃湮乃防、田畯報程、傭夫走饟、甫三月而告成績、由是變服敷膏、候氣執成、江有恒流、歲遂大有、繼自今卽有炎號罔攸患、由是黧老黃孺呼抃謳躍、衆曰陂之悠悠樂只、有秋徵侯之賦、齊民其亡瘳、由是共其來致衆情、請承憲于石、水利裨荒政者也、程伯子之

上元朱晦翁之浙東塞決堤起涇堰古則王政也而時侵之侯今之衆撫軼代論世哉侯起甲科令海邑毅斷神察大宜厥官此其政之一也余知侯故樂敘其績云

序

僉事顧箬溪平寇敘　平湖寇

古稱蠻夷悍輕易怒以變控御失所則負嚴峒相嘯呼如蜂屯蟻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百粤之地也潮漳之陬枕海其險多大山山連亘深

阻小口中漫上廣下銳蜒亘數十里蔦道莽如行不可駢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獷猾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爲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逆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路海視嶮崎滉瀁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咼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頓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 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帥雍而僉稱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節行十月之吉視師于潮君至潮號令惟嚴韔靺惟明禅肅惟良甲卒惟馭

此二言已盡動撫之難

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撥箭灌㵎大涯擣木窖跳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鄉盡自潮之南。蓋先漳顛之聲。而褫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浙西書生也。一旦仗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於幾之先。以閑介胄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

卷之終